

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

延安农民讲的故事

王 桥 编写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4752

119



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

延安农民讲的故事

王 桥 编写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西安

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

延安农民讲的故事

王 桥 编写

※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西安北大街一〇九号）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〇〇一号

西安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陕西分店

※

787×1092 1/32 $\cdot \frac{8}{16}$ 印张 · 6,440字

一九五七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23,001—123,000 定价：(5)大

统一书号：T7094·32

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包括「同甘共苦」、「讓羣眾坐在前面」、「拜年」、「掃街」、「送麥種」、「毛主席開荒闢生產」、「孩子，拿起槍保衛毛主席！」等七個小故事。這些小故事是延安農民講的，里面真實地反映了毛主席在延安時候關心羣眾生產、關心羣眾生活，與羣眾同甘共苦的事蹟。這是一本學習革命傳統的良好通俗讀物。

11.11.11

去年，我到了革命聖地延安。訪問了當年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故居——棗園和楊家嶺等地。在那里，農民給我講了毛主席在延安時的一些故事。這些故事，在農民中傳說很廣，它表達了農民對黨的領袖的敬愛。

同 甘 共 苦

棗園，恐怕是延安風景最好的地方。這裡樹木多，花兒紅；有山有水。

棗園里有桃樹、杏樹、梨樹、柳樹和槐樹，獨獨沒有棗樹。真怪！棗園里竟然沒棗樹！原先這裡確有很多棗樹，聽說胡宗南佔領延安的時候，把棗園村裡的棗樹砍得精光。所以，現在看不到高大的棗樹，只能找到細而低的棗樹。

成天忙着國家大事的毛主席，抽空在這裡種了很多樹，栽了很多花。毛主席在自己門前親手種了一棵丁香樹和紅芍藥，一有空，他就

給樹和花澆水。一九四五年，毛主席從重慶和國民黨談判歸來的時候，路過陝西褒城，帶回來了一棵萬年青，栽在院子裡。這棵萬年青現在還在棗園裡，葉子厚而尖，嫩而綠，四季長青。在冬天，它迎着北國風雪，茁壯地成長著。

棗園裡的果子樹，一年結很多果子。黨中央和毛主席就這些果子給同志們分著吃。棗園的管理人楊成福給我講了分果子的故事。楊成福是個老黨員，在一九四三年，他曾擔任過棗園鄉的鄉長，常和毛主席接近。現在他老了，絳紅色的臉膛上布滿了皺紋，好象風干了的桔子。他對我說，當年毛主席在棗園的時候，蔣介石對邊區嚴密封鎖，干部的生活很苦，刷牙沒牙膏用鹽水刷，那時誰還能吃上水果呢！這裡樹上結的果子，按理說，應該叫中央負責同志吃，因為他們為革命操的心大，做的事多。再說，這些樹木還是中央機關經營的。但是，黨中央和毛主席，把果子分給大家吃，讓每個干部嘗一嘗。當時，他們鄉上一人就分兩三個果子。後來，有些同志覺得，自己沒勞動分吃果子，心裡過意不去，就建議把樹給大家分了，各單位經營各單位的，省得一些人坐享其成。

党中央和毛主席接受了大家的意見。

「給你們分的是哪几棵樹？」我問。

「在那边。」楊成福把我引到南边牆下，指着三棵樹說：「就是这三棵。一棵是梨樹，一棵是桃樹，一棵是杏樹。那时候，我們鄉上的人常來澆水、上糞、除虫，一年收很多果子！」停了一会，他又說：「这梨樹結的梨，个大，皮薄肉多，核小味甜，一咬一口蜜！」甜的那樣子，真使人流口水！

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艰难的年月里，就这样和党的干部共着患难，同享着欢乐！

讓群众坐在前面

每逢过年过节，机关演戲，毛主席一定要請我們村的人去看。

有一年春節，机关演戲，干部和軍隊都坐在前面，我們坐在后面。一会儿，毛主席來了，就叫軍隊和干部坐在后面，讓我們坐在前面。他說：「羣众生產忙，看戲的机会少，跑的路又远，應該坐在前面看。」說畢，毛主席就坐到后面。我們过意不去，都請主席坐到前面，可是他不肯。



蘇 文 插圖

从这以后，每次演戲，干部和軍隊都讓我們坐在前边。

拜 年

一到年下，家家張灯結采，戶戶煮肉炒菜，人人脫旧換新，个个笑容滿面，兴高采烈地迎接新的一年。

当我们欢天喜地的过年的时候，毛主席就請我們到机关去，給羣众拜年。他老人家親自給羣众看酒，陪着大家吃飯。

在这拜年会上，毛主席常徵求羣众意見，親切的問大家：干部和軍隊砍柴的时候，砍你們的樹沒有？借你們的东西還沒还？把你們的家具用坏了賠沒賠？放羊的时候，吃沒吃你們的庄稼？買你們的东西，錢給夠了沒有？他們对羣众的态度好不好？等等。

我們大家都觉得干部和軍隊好得很，說話親切，态度和藹，見了老漢叫老大爺，見了老婆叫老大娘。見人不笑不說話，做事商商量量的，農忙时候，他們还幫助我們干活，不吃羣众的飯，親熱的象一家人一样。你想，对这样好的干部和軍隊，还能有什么意見！可是，毛

主席還不斷啟發大家提意見，他說：「批評我們，就是幫助革命。只有批評我們，才能糾正錯誤把工作做好，革命就能早日勝利！」

大家還是沒意見。這時候，毛主席站起來說：「我是這裡的一個居民，跟大家接近的少了，這不對，今後，得和大家多接近。」

毛主席年年給我們拜年，我們也年年拿着油饅和稠酒給毛主席拜年，親的好象一家人。

掃 街

毛主席在棗園的時候，不但愛在河邊散步，也愛到我們村里走走看看。見了小娃娃，就親切地同他們耍，孩子們都非常高興。

以往，我們村里很骯髒。街道上雞毛亂飛，牛糞滿地；窩里薰得黑黑的，灰塵挂成絮絮。但是，這種生活一長，我們也都習慣了。毛主席到村里看了，也沒有責備我們，也沒說我們落后。他回到機關，就發動幹部們給我們打掃衛生。

幹部們拿着掃帚，担着水桶，到村里掃街道，到家里掃院子。我們感動得不得了，就自動地干起來了。

後來，看見干部拿着掃帚往村里來，我們就把屋里屋外、村里村外拾掇得干干淨淨。

送 麥 種

秋天，桂花飄香，菊花開放，沒有漫天的風沙，也沒有蓋地冰雪。夏天剛過，冬天沒到，不熱不冷。在這個時候，稻穀金黃，玉米噴香，蘿卜長粗，白菜長大，我們都非常喜歡秋天。

可是，一九四六年的秋天，快要收割的時候，突然，不知從那兒來的冰雹把庄稼打壞了，眼看吃到咀邊的糧食吃不上了。很多人生產情緒低落，成天唉聲嘆氣地發熱煎。

毛主席知道了，就派人調查災情，並且叫農民翻地種麥。那時候，我們沒有麥種，毛主席就說：「先把楊步浩給我送來的代耕糧借給羣眾，不夠的話，機關還可以借給。」

有了麥種，羣眾就象魚得了水一樣，生產情緒馬上高漲起來。在山坡上，在平地里，到處可以看見翻地種麥的人，到處可以聽見趕牲口的吆喝聲。人民高聲唱起信天游：

寶塔高來延水深

毛主席和咱心連心

毛主席开荒闢生產

參觀了棗園，我又去看楊家嶺。

我冒着寒風，走過凍實的延河，往楊家嶺走去。

跟我一塊過河的有一個老漢，鬚鬚飄雪，銀，有點駝背，勒了條白腰帶，腳步很剛健。

「老大爺，往楊家嶺去走這條路對嗎？」
我指着前面的路問。

「是的，我是那兒人，一塊走。」

走着，我們就談起黨中央和毛主席當年在這裡的情形。

他高興地給我講了毛主席開荒的故事。

一九四二年，蔣介石封鎖邊區，夢想把革命根據地人民困死、餓死、凍死，環境可真艱苦呀！這時候，黨中央號召全邊區軍民大開生產，粉碎敵人封鎖。毛主席也帶頭開生產。

有一年的春天，我跟小兒子攜着鐵頭到楊家嶺後山去開荒，路過楊家嶺山頭。走着走着，眼往下一睜，「呀！」了一聲。

我兒子問：「爸爸怎么了？」



蔡 亮 攝

我手往山下一指說：「你看！」

「呀！毛主席也開荒呀！」我兒子眼睛睜得圓豆豆的看著我。

毛主席和他愛人並排開荒。主席的鋤頭揚的高，挖的深。一會兒，他就把外衣脫了。汗水不停地流，土扑了一臉，他也不在乎。

停了一會兒，毛主席休息了，我跟我兒子就走了。我邊走邊想，人民的領袖，都這麼下苦，當農民的還能不好好生產！我搞生產的勁頭就大了。

毛主席開了有半畝地，整得平平的。過了一些日子，地裡綠乎乎一片；再過一些日子，才看出種的是白菜、蘿卜，還有西紅柿。我常看到他給菜上糞、澆水，弄得非常仔細。

到了秋天，收了很多蔬菜。西紅柿長得又紅又大，誰看了誰也流口水！

說完了故事，也走完了路，「中央大禮堂」矗立在眼前。我謝過老人，向目的地走去。

孩子，拿起槍保衛毛主席！

「聽說毛主席在棗園的時候，給很多老年人祝過壽，有這事沒有？」一天，我問李興發老大

爺。他連聲說：「有！有！有！」當他要往下講的時候，正好有一個拾糞老漢打山下路過，他就連忙喊道：「孫永聚，這位同志尋你談話。」他又對我說：「毛主席給他祝過壽，你和他談談吧！」

我到孫永聚老大爺家里去，他給我講起毛主席給他祝壽的事情。

那是一九四六年二月。有一天，我接到毛主席的請帖，說是要給五十歲以上的人祝壽。當時，我高興的不知說什麼好。過去，我成年累月給地主干活，沒吃過飽肚子，沒穿過好衣裳，誰還給我祝壽？自從鬧革命，我翻了身，吃穿沒困難了。現在，毛主席要給我祝壽，我怎能不高興呢！

我們袁園村五十歲以上的人，一共二十八个，有老漢，有老婆子，有羣眾，也有幹部。第二天，我們在区政府集合。不一會，毛主席就派人接我們。

我們一到机关里，毛主席就和我們握手問好。席上，毛主席親自給我們看酒。毛主席說：「老年人的經驗多，做事穩重。教養娃娃要靠老人；教小伙子搞生產，支援革命，也離不了老人。」吃了壽飯，毛主席還給大家一人送了一面壽旗，一條肥皂，一條毛巾。回到家里，我就把

寿旗挂到顯眼的地方，心里又高兴又难受。高兴的是毛主席对羣众这么好；难受的是我自己为革命做的事太少了，不配毛主席祝寿。打这时候起，我劳动得更加起勁，工作更加積極了。

边区人民过幸福日子，气死了国民党反动派。他們一心想破坏边区，進攻共產党。一九四七年春上，蔣胡軍調兵遣將，進攻延安。那时候，村里一些老年人問我：「蔣胡軍來了，你怎么办呢？」

我說：「送兒子參加游击隊，消滅他們！」

晚上，我將兒子孙海元叫到跟前說：「孩子，拿起槍保衛党中央！保衛毛主席！」我那娃想去，但又担心我和他媽沒人侍候，又丢心不下他媳婦娃娃，半天沒甯声。停了一会兒，他說：

「那家里……」我打断了他的話：「家里有我，我能動彈，就餓不了你的媳婦，冻不了你的娃娃。」我怕他思想不通，又對他說：「毛主席幫咱們翻了身，又給我祝寿，咱可不能忘了恩人。再說，不打走蔣胡軍，咱还能过安寧日子，你是个共產黨員，怎能只顧个人？」

这么一說，我兒子的态度堅決了：「爸！我明白了，我去參加游击隊，我一定把胡兒子消滅了才回來！」



苏 文 插 圖